

# 凤凰山新说

吕峻涛



在园区务工的村民们

陕西很多山区,其中有叫凤凰山的。这种以凤凰命名的山,大概与中国文化中关于凤凰的吉祥之意有关。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以前我除了知道延安的凤凰山,还知道宝鸡、商洛、榆林等地都有个凤凰山,但认识唐小明后,我才知道安康也有个凤凰山。

唐小明是安康恒口示范区唐家湾村人,他家西边的那座山就是凤凰山。我到此地看过后,觉得安康这个凤凰山,就是秦岭南坡与巴山结合地的一座山。唐小明是地道的农家子弟,参加过军,当过机关干部,又在山东大城市某新闻机构做过记者,兼做书画经营之事,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他的人生可以说相当传奇,奇在他当机关干部,竟娶了当地有名的毛纺厂厂长的独生女为妻,这在当时就惊掉了唐家湾人的下巴;他做记者下乡采访,看到许多重刑犯家属子女生活极为贫困,便写内参呈报上去,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肯定,后来成为共和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一项内容;他做书画,策划了一个地方性的全国书画双年度展,省委书记都称赞叫好。正是这个奇人奇事的吸引,使我们有缘相识、相熟,并且成为朋友。

我去山东参加活动,第一次见面,他就给我来了个惊吓。他说乡党啊,我今天有大事不能陪你吃饭,让我媳妇陪你吧。结果他那个上海籍媳妇就陪我吃饭了,弄得我尴尬了大半天。

唐小明是家中老大,他老母亲一直住在凤凰山上的护林房不肯下山。他说,他把唐家湾的老宅加修翻新,希望老娘住在山下享享清福,可她就是放不下山上的护林房,死活不愿下山。我究其原因,他含泪对我说:“父亲曾是凤凰山上的护林员,七十年代的劳动模范,一生在山上守林护林,住在护林房里。有一天,我父亲上山后一直没有回来,几天后才发现父亲死在了山间,死后匍匐着,手里还紧紧抓着凤凰山的泥土。每每想起这件事,心里就痛不欲生,觉得自己是不孝之子。”

也因有这个因素的成分,唐小明一直有回乡发展的念头。他是个伤残军人,性格中总有一些乡村山民的执拗。2017年,他老母亲病了一场,从那时起,他就做媳妇的思

想工作,带她一块回了安康。

唐小明回乡后,在凤凰山转悠了几个月,耷拉着头来西安见我,满脸灰蒙蒙。他说,以前在大城市,许多高官大佬都是笑着对我说话,现在回到乡里,连那个村里的小会计都冲他翻白眼了,整天出门要笑着说话,躬身敬烟,真是受不了了。我开导说,你暂时被一时,回到乡里,就要按乡村民俗来,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大记者了,而是凤凰山人,要接地气,融入乡村。他苦笑一声说,从现在开始,我就是凤凰山人了。

凤凰山人唐小明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。从他回乡的那一天起,他那硕大的脑袋就一直盘旋着一件大事。他要继承父亲的衣钵,在凤凰山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综合园区。这个想法让他兴奋也让他焦躁。我曾是学农出身,在农业部门干过几年。我说农业是个风险性很高的产业,特别是农产品销路难的问题尤为突出,一定不要头脑发热,冲动行事。但他没听我的劝,还是坚持干了起来,这一干就是七年。

七年间,唐小明在凤凰山承包山地,自掏腰包,并进行确权认定。在自己承包的荒坡地里,他说干就干,真是那种扑下身子吃苦干实干。他种树,从四川花大钱引回来的红豆杉,刚栽上,第二天就被人拔了个精光;他修护坡,一场暴雨过后,冲得全是窟窿眼;养了几千只大鹅,头天还给我发视频摇摆,大鹅排队在山间展翅欲飞,没想到到了一晚,冒出几只果子狸,大鹅死了一大片……唉,真是自己花钱找罪受,活活把人气成了“闷罐车”,捂得一身痱子住了医院。

唐小明本来是个爱说爱笑,说话大大咧咧的人,特别是在人多的时候有点“人来疯”,说话前几句还算正经,后几句就没大没小了,让人觉得这人乍看起来就是一个愣头青。有段时间我见他,他眼泡肿胀如核桃,眼仁红彤彤,看起来像几天没睡觉一样疲惫,其实他是憋的、闷的、气的。

唐小明就这么跌倒又爬起,拗着性子,见人笑嘻嘻。在他干事创业期间,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大的老板去他园区看他,回来告诉我,他真是瞎胡闹,瞎折腾。这一句话

说得我心凉半天,不由得为他的鲁莽和固执担忧起来。2021年下半年,我在安康紫阳县扶贫,唐小明便多次邀我去凤凰山看看,我因忙一直未去,直到我扶贫结束路过安康时,才去了一趟凤凰山。

我看到,偌大的凤凰山已变了模样,河沟里砌满了护坡,整修了大片的梯田,修通了山间石阶小道,梯田间种满了红豆杉,长得一人多高,还有大片的耙耙柑,挂满金黄的果实。远处的山间又改造了几间民宿,红灯笼高挂惹眼。唐小明一边走一边向我介绍,走到一处鸡舍,一只大黄狗呼地扑过来,吓得我毛发竖立,他却对着狗喊,没事没事自己人,卧下卧下,那大黄就听话地朝我摇尾,眼神也是柔柔的了。晚上,唐小明拿出他自己蒸饅,装在竹筒内的苞谷酒对我说:“这酒已经存了五六年,咱俩今晚尝尝。”于是他让人架起篝火,唤来长年跟他在园区干活的民工,围炉一起喝酒。这酒虽烈,但入口满是醇厚的苞米味道,几杯下肚,脸就燥热起来。大家七嘴八舌,但我们工说:“唐总回来这几年没少受苦,但我们附近村里的人,跟着务工沾了大光。”另一人接过话茬,“算算账,村里乡亲四五十号人,这几年光务工费都领了几百万,唐总没亏欠一分工钱。”我侧目看唐总,他竟羞涩地红着脸,腼腆地不像平时那个大大咧咧的凤凰山人了。此刻,他低着头,散乱的头发起在火光升腾的烟尘中落满了灰烬。

我知道,他那硕大的脑袋依然想着他的现代化农业园区,他并不是什么瞎折腾瞎胡闹,他是实实在在地为凤凰山做事。若干年后,也许他会像他的父亲一样老在这山上,带不走一草一木,但他却给这凤凰山留下了青山绿水,满山花果。

这就是我认识的凤凰山人唐小明,他人生的意义在哪呢?我想,他对父母的孝与不孝,就让这凤凰山去诠释,无须我做更多的解释。我只知道,这里的青山绿水可以作证,唐小明其实是在完成着自己人生的大考。我还知道,凤凰山有这样传说着、爬着又站立起来的人,他一定会像传说中的凤凰,带给人们吉祥美满,幸福安康。

## 温一壶拐枣酒

赵梅

茅檐低小,留下了回忆,安放乡愁。黄泥巴、黑石板、竹篱笆、小院子,一棵粗大的拐枣树,几缕袅袅炊烟……寥寥几笔便能勾勒出故乡的风貌。

自打搬进城居住,我回老家的次数便屈指可数了。年轻人为了工作,为了生活,都把父母安顿进城里,从此土房子也成为遥远的回忆。那粗糙的土坯,弯弯的窗棂,大大的木门,还有那无数次亲吻过我双脚的高高门槛,一切都是那样熟悉,给了我别样的乡村情怀,教会了我善良与真诚。

每每心心念念回到老家,总是给我一种温馨惬意的感觉。我的家乡在旬阳县铜钱关镇,那里山清水秀,空气清新,风景正好。春风刚越过巴山山脉,房前屋后便开满了粉红色的桃花,白如雪的梨花、金灿灿的油菜花,土房子被花拥入怀抱,蜜蜂也纷纷赶来为院子的主人弹奏一首春之乐曲。

而老家,除了土房子让人依依不舍,还有小院那棵粗大的拐枣树,旁边还有大大小小的几棵紧紧依偎在一起,它们默默地守护着我的家园。拐枣树有高低,有粗有细,树皮很粗糙,上面裂开一道道缝隙。叶子光滑嫩绿,上面像涂了一层油似的,等到秋天,慢慢结出青涩的果实,霜降之后,果实成熟、肉质鲜甜、香气扑鼻,令人回味无穷。

夏天,树下就是我们的乐园。三五成群的伙伴们在树下捉迷藏,你追我赶,时不时攀到树顶,与树紧紧相拥,比一比谁高谁矮,玩得不亦乐乎。男女老少,也都来到树下乘凉。每每到了秋冬,院子里孩童的目光便不断地在拐枣树果实间游走,我也悄悄地在树下捡上几支,与伙伴们坐在沟边的大石头上品尝,吃起来甜滋滋的,但此举竟引得大人们吵嚷,原来拐枣是酿酒的原材

料,支撑着一家人的收入来源,小孩儿可不敢大胆去吃。

拐枣树是一种普通的树,它们没有五彩斑斓的色泽,也无花枝招展的外形,但却可以随意地生长在山坡上、田坎边。拐枣树总是先把自己的根扎实,把枝干长粗。无论是遇到风沙还是雨雪,洪水还是旱灾,枝枝叶叶都紧紧依偎在一起,它们努力茁壮成长,经历季节锤炼后,结出一串串最甜美的果实。

三月,繁花似锦,和朋友再次路过门前院子的那棵拐枣树,树干依然枝繁叶茂,傲然耸立。“老弟,你看,这里也有你一直喜欢的句拐枣酒呀。”朋友喊住了我。不远处,隐隐约约看到了“中国好人拐枣原浆酒业”几个大字,对拐枣的情怀深深吸引了我,于是我和朋友下车,一起前去探个究竟。

“欢迎你们来五龙湾生态园。”门口站立着的就是中国好人——杨厚根。可能是老乡的缘故,听到熟悉乡音,内心感到无比亲切。步入园区后,只见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,犹如天然的屏障,守护着这片土地。树木林立成荫,空气中弥漫的尽是甜丝丝的香气。园区傍水而建,绿树成荫。

我也是铜钱关长大的,小时候我经常在杨厚根开办的照相馆打印照片,我还是习惯叫他杨叔,他的言谈之间流露着淳朴与稳重,就如亲人一般和蔼可亲。他带我们参观了酒厂,给我们讲解了厂区的发展规划。拐枣酒采用野生富硒拐枣、高粱、糯米、野生茅草根,天然富硒水为主要原料,从制曲到发酵、蒸馏一直到酿成都属精工细作。源于从小对拐枣的喜爱,我对拐枣酒亦是情有独钟。杨叔随手拿起一瓶酒,问我:“你不要品尝尝一下咱们这个拐枣酒?”我便拿起酒杯,品尝了一口,真的是甜中带香,柔中带醇,回味无穷。每一口都让我感受到了

乡土的气息,仿佛将我带回了童年的时光,让我感受到了每一滴酒都承载着酿酒人的心血。我感慨万分,为家乡的美食感到自豪。

“酿造中国好酒是我的责任,我们注重原生态酿造工艺,保证做良心酒、做健康酒,酿造有品质、有特色、有情怀的酒。”杨叔给我们聊起了拐枣酒。我们一行的朋友问起杨叔,你准备以后怎么发展产业?杨叔说:“我现在身体还不错,在我有生之年,我一定按照园区规划图,把产业继续做大,不求有所回报,只求为家乡做点贡献。”

如今的杨叔,是中国好人、道德模范、现任旬阳市人文学会慈善工作部部长……多少荣誉加持之下,他的初心始终未曾更改。在杨叔的带领下,企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,也不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。多年来,在助残、扶贫、支教、敬老等社会事业中都能看到杨叔的身影。他曾把流落街头的人背回家,给饥饿的人送上一口饭,出现在孤寡病残者最需要的时候……几十年来,杨叔用善行完善自己,也感动了他人。他还曾连续多年为敬老院捐资助物、为贫困青少年提供助学金……

提起这些,杨叔不以为然地说:“我是个穷人出身,最能体会穷人的苦和难,做人不能忘本,现在取得的一切也都是党和政府给我的,我所做的一切,就是对党和政府最好的回报。”

夕阳下,山谷的轮廓逐渐变得柔和,淡黄色的光线洒在山峦上,营造出温暖而祥和的氛围。回到我从小长大的地方,生我养我的地方,目之所及皆是回忆,总感叹时间过得太快,熟悉的老人渐渐远去,儿时的玩伴早已各奔东西。此地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回忆,再来时,定要温一壶拐枣酒再叙。

不知不觉间,已到黄石滩水库工作近两年了。前几天在和父亲闲聊时听他讲,当年他曾参加过八一水库的建设工作。

那是1972年,父亲还在上初中,暑假时生产队让每户出一个劳力参加八一水库工程建设,父亲就被安排到谭坝乡任家湾烧石灰。那时候水泥很少很珍贵,只有在倒虹、渡槽等关键工程上使用,石灰是工地上主要的胶凝材料,用量非常大。任家湾出产石灰石和石炭,木柴也很多,为生产石灰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燃料。

烧石灰要开采石灰石和石炭,当时没有机械,炸药也很少,开采石灰石和石炭全靠人工用钢钎凿。有的地方石头埋得比较浅,就采用露天开采;有的地方石头埋得比较深,还需要挖洞开采,难度非常大。打钢钎需要两个人,一人握钢钎,一人抡铁锤,必须配合得天衣无缝,才能不伤着彼此。握钢钎的震得手痛,有时打的偏了砸在手上钻心地疼,抡铁锤的需要出大力气,往往放工后都抬不起来胳膊,十分辛苦。听父亲讲,那时候烧石灰也没有什么设施设备,用的都是土办法——立窑混料烧制法,就是先在地上挖一个锅底形的大坑,再在中间挖一道槽,起通风引火作用。

窑底挖好后铺上一层细柴,一层大柴,再依次铺一层石炭、一层石灰石,大概垒到5米高就逐渐收小,使窑顶呈帽型。窑外面要用炭灰和泥糊上,在窑顶留大约1米直径的圆形,这部分不糊泥,方便通风抽烟。烧窑时底火是关键,底火不足就不燃上层的石炭,烧了一窑的石灰就会失败。不过听父亲说窑厂的师傅经验非常丰富,没有出现烧制失败的情况。烧一次窑需要7到10天,一个窑大概能烧成20多吨石灰,每天要从天亮干到天黑,夜晚也得轮换照看。当时建设资金紧缺,粮食不足,根本吃不饱,看窑的人常常饿得睡不着。

## 一泓清水润心田

王明卷

充足的石灰供应保障了工程的顺利建设,但由于渠线长、工程量大,直至1976年工程全面建成通水,工期竟长达18年。

我家就在八一水库灌区内,父亲既是水库建设者,也是受益者。通水后粮食产量大幅增长,彻底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。因为水源充足,土地产出到户后大兴修建梯田,基本20度以下的坡地都修成了水田。我家也不例外,听母亲说,那时候我还没人带,到冬季农闲的时候她和父亲修田时就把我带到工地,我童年的冬季基本是在修田场上度过的。

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。水田的粮食产量比坡地高许多,到了秋季,沉甸甸的稻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随风起舞,飘散着醉人的芳香,翻腾着滚滚的波浪,好像灿烂的彩霞洒落在田间。粮食丰收后,家里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,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家里的两个水泥大柜都装满了粮食,不但顿顿都能吃饱,卖掉富余的粮食还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,我的学费、买文具的钱都是一粒粒粮食换来的。

1998年八一水库上游出现特大暴雨,大量淤泥涌进库区,导致水库濒临报废。为持续发挥八一水库渠系的作用,保障农田灌溉,2000年,经过多方考量后,政府批准在八一水库下游5公里处,修建了库容量更大的黄石滩水库,灌溉面积达7万多亩,是安康市目前最大的农业灌溉工程,也是保障安康高新区和汉滨区建民、江北、五里、关庙等镇办30余万人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地。

如今,黄石滩水库已然发展成为集灌溉、供水、防洪、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,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更大的作用。而我有幸来到黄石滩水库管理中心工作,在这里,挥洒着我对这片土地的一腔热爱,续写我与八一水库的深深情缘。

## 蜡烛山

马文献



不知从何时开始,全国各地约定俗成一种习惯,一个地方大凡有些风物景观的,都要集成八种,名曰八景。家乡岚皋县虽然建县较晚,也不能免俗,县志中即有笔架秀峰、蟒蛇吐箭、衙门北开、烛山高耸等八处景物,号曰岚皋八景。其中,烛山高耸说的是在县城的正北方向,岚河岸边有两座高耸如柱的山峰,形似蜡烛,故得此名。

蜡烛山从岚河岸边拔地而起,绿水相依、双峰景秀,傲然独立、别有特色,峭壁悬崖、小道幽曲,真乃仙境之地。

蜡烛山不仅是一座秀丽的山峰,也是吉祥的象征。位于岚皋县城老街的城关小学,最早叫岚河书院,后来也想沾点烛照之光,改名为烛山书院。过去文化贫瘠,不要说出版物,就连书籍都很少,但岚皋县还办有地方刊物《岚水》,它的前身也叫《烛山》。可见,蜡烛山像烛火一般,给深山里的人们以烛照、以指引、以希望。

当今社会,读书看报已是寻常,各种讯息通过电脑、手机、电视随时都能获取,自己写一点诗歌、散文之类也可在电脑、手机上写成,或发表于美篇、或转发于微信,随心所欲。但八十年代的时候,人们刚刚拨开思想的迷雾,走向新时期的道路,文学如同荒漠里的绿洲,人们渴望文化、渴望文学,如不苗盼望雨露,孩童依恋父母。正在这时,岚皋县文化馆的几位老师创办了刊物《烛山》,后改名为《岚水》,使全县的文学爱好者有了发表作品的阵地,有了交流学习的平台,真如一盏烛火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慰藉。几位老师秉烛在前,文学爱好者跟随在后,这一盏烛光不知点亮了多少人心中的文学梦。

当时条件所限,刊物还是腊版刻写的,刻写难度很大,但老师们克服困难、认真刻写,字迹工整、一丝不苟,还有插图,非常美观,后来改为用打字机打印,更为便捷了。每次投稿出去,我的心情都很忐忑,而当收到刊物时,就像收到礼物一样高兴。

还有一次,大家创作热情很高,大多是写一些诗歌、散文之类,小说也有,更多的是一些民间故事、传说,绘声绘色,栩栩如生。不知解了多少作者、读者的文学之渴。

还有一种传播方式就是广播,县广播站除了播报新闻外,还播报一些散文、诗歌,每当傍晚时分,大家就聚在喇叭下听广播。由于这些散文、诗歌、民间故事多是本地作者所写,又是本地发生的故事,让人感觉亲切,如涓涓细流滋润着读者的心田。

很多次都说要去登蜡烛山,但至今也没有如愿。20世纪80年代初,我高中毕业后不久,同学们组织了一次规模不小的登山活动,参加者男男女女至少有几十人。我当时因为已参军入伍所以缺席了。后来听同学们讲,当年大家正值青春年少,正好有一个同

学在烛山脚下的花坝乡当武装干部。蜡烛山四周山势险陡、峭壁悬崖,又多是羊肠小道,攀登难度可想而知。经过奋力攀爬,队伍终于登上山顶,极目远望,一览众山小,远山近水,美不胜收。

最遗憾的是登山及半途这一次,那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,国家开展了对农村的帮扶工作,每个单位都要带一个贫困村。我们单位包扶的就是位于蜡烛山南边的老鹿沟村,到村上去需渡过岚河,当时没有桥,过河时要坐渡船。全村几十户人家,都沿一条沟分布在山坡上。早春的一天,我们在村上忙完工作后,在村上民兵连长的带领下,一行七八人去登蜡烛山。连长三十多岁,对蜡烛山很熟悉,他说蜡烛山山势险峻,不易攀登,但胜在风景独特。

因为早春时节,沿路的山坡上并没有桃红柳绿,不远的灌木丛中,有一群麻雀蹦蹦跳跳着在觅食。山径曲折,有时候只能在野树杂草间寻找小路,行进途中,同伴中忽有一人喊着肚子痛,看样子还很严重,走路都困难了。同路不舍伴,于是只好放弃了登山,不甘地半路折返了。

现在经常往返于安康岚皋之间,都要从蜡烛山下经过,看着高耸的山峰,有时会想起我的老老师来。不经意间已经过去许多年,我从小学到高中的老师们都已渐渐年老。内心里也曾多次想着为他们组织一次聚会,请他们吃一次饭,送他们一点礼物什么的,以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。但是,有时又想,他们或许并不需要这样的回报,在他们看来,学生的成长、平安、进步和学有所成就是最大的希望和欣慰了。

老师们的清平乐道、严于律己、甘于奉献,像蜡烛一样,燃烧着自己,照亮了学生。想着岁月流逝,人事老去,有时内心不免是有些伤感的。或许人生就是这样,一代人接着下一代人,相扶相携着向前走,向着美好和进步前进。

我不必再用过多的笔墨来描绘蜡烛山的美了,春夏秋冬各有不同,各有各的精彩。如今,蜡烛山附近的山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山脚下的小镇,依山而建,依山而建,马头墙后,山间梯田勾勒出层层叠叠的线条,绿水青山,处处是景。如果美好是一幅画,大概就属于这里了。

更加可喜的是,高速公路已从蜡烛山脚下贯通,高速铁路不久也将由它身边飞驰。我想,蜡烛山也不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巨变吧。听说,岚皋县正在聚力对蜡烛山景区进行全开发,相信不久的将来,美丽的蜡烛山定会焕发出更绚烂的光彩。

神奇的蜡烛山,愿你的烛照与美丽,为乡村振兴再添一抹新的亮色。待到鸢啼蝶舞的季节,我定要完成登山的愿望。